

## 散文

## 风吹麦浪

王伯见

五月的风轻掠过大地,扇动着麦田的金黄,仿佛大海的波浪一般涌动。人们常说,风的足迹是看不见的,但当我们站在辽阔的麦田前,那涌动的麦浪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传递出深沉而温婉的讯息。这份讯息,让人不禁想起故乡的炊烟、童年的笑颜,以及盛夏那一片麦田。

风的踪迹总是难以寻觅,但它却携带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站在这片麦田的边缘,闭上眼睛,风从耳边掠过,仿佛带来了远方的低语。那些久远的记忆,仿佛随着麦浪,回到了心头。

在记忆的最深处,我还是一个孩子。那时候,家乡的麦田是我的游乐园。跟随父亲的脚步,我们穿行在麦田间,感受麦浪拍打着我们的腿。那时候,我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麦穗的沙声是我梦中的歌谣。

父亲总在黄昏时带上收音机去麦田,这或许是我对音乐最初的记忆。那段令人痴迷的旋律,伴随着父亲的口哨声和麦浪的起伏声,烙在了我的心底。如今,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仿佛又置身于那片温暖的麦田。

每片麦田都有自己的守望者,那些耕耘者默默地守护着一片片金色的海洋。父亲就是这样的守望者,他低眉俯身,双手粗糙而有力,将每一

颗麦粒视若珍宝。

父亲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耕种。他把一撮撮金黄的麦种撒在肥沃的黄土上,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孩子,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将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萌发、生长,最终变成一片金黄的麦田。”

我们一同看它们从小小的青苗,渐渐成长为饱满的麦穗。父亲带着我,巡视着每一垄麦子,看它们的长势。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无尽的期望和无私的爱。我知道,那不仅是对于麦田的期望,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渴望。

时光如梭,季节的轮回一次次上演着生命的奇迹。在这片麦田里,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一年又一年,父亲挥洒着汗水,日复一日地劳作。麦穗渐黄,收获的季节到了,麦田变成了一片丰收的海洋。

这是一个无法忘怀的时刻!村里的人们挥动着镰刀,欢声笑语中,麦穗纷纷倒下,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每一刀下去,都带着满足和喜悦。父亲脸上挂着笑,眼神中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麦田里的忙碌伴随着一份不可名状的满足感。每当夜幕降临,村里麦香四溢,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一年中的收获和辛劳。父亲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他会讲起那些古老的

传说,和麦香一起,融合在空气中,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时光荏苒,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长大成人。我也如麦田里的一粒种子,被风带到了远方。离开的那天,父亲站在村口,目送我踏上了远行的路。那时候,我心中满是对外面世界的憧憬,离别的哀愁却在不经意间浸湿了眼眶。

城市的繁华掩盖了乡村的宁静,在喧嚣的生活中,我渐渐迷失了自我。然而,每当喧嚣过后,那份对故乡麦田的思念总会在心中涌起。麦浪的摇曳、父亲的教诲,慢慢成为我心底那一份最温暖的归属感。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回到故乡,去寻找那份丢失已久的安宁。当再次站在那片麦田边缘,看到金黄的麦浪,听到风的低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岁月的雕琢中,父亲的背影已然佝偻,但他的眼神依旧那么坚定。

我们再次走过麦田,父亲的步伐虽已不再轻快,但每一步都踏实坚定。他看着麦穗,语气中带着欣慰:“孩子,你回来就好,这片麦田需要你继续守护。”

风,是大地的使者,它带来春的温暖,带走秋的凉意。当我站在这片金黄的麦田中央,仰望蓝天,感受风拂过脸颊,我仿佛懂得了生命中那些

潜藏的哲思。

生活如同这片麦田,有丰收的喜悦,也有荒芜的寂寥。每一个风吹麦浪的光景,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隐藏着一种哲理。风吹过,麦浪起伏,如同人生的起落,总有低谷,也总有高峰。

父亲曾对我说:“风吹过麦田,它并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麦穗更加坚韧。”是啊,生活中的风雨并不会摧毁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强。那些风中的低语,是大自然的智慧,是生活的沉淀。

归乡,并不仅仅是回到熟悉的土地,更是回归内心的宁静。当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感到疲惫,不妨停下脚步,回到那片我们熟悉的麦田。让风吹过我们的脸庞,让麦浪在我们的眼前起伏,重新感受那份纯粹与宁静。

每一个麦田的守望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心中的那片净土。无论我们在何处,心中的那片麦田,总是与我们相连。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归属地。

风继续吹,麦浪依旧起伏。当我们再次站在麦田边,闭上眼睛,聆听风的低语,我们会发现,那是一种深沉的语言,在诉说着家乡的故事。回到故乡,回到心中的麦田,这才是永恒的笃定与宁静。

## 诗歌

## 回望童年(外一首)

王伟

时光飞逝  
虽然即将跨进老年  
再回首记忆中的童年  
有些往事  
似乎并没走远  
清晰如昨  
仿佛就在眼前

儿时的我们  
没有电视,也没有动漫  
我们有连环画陪伴  
没有溜冰鞋,也没有奥特曼  
我们有木制的手枪  
以及滚动的铁环  
有时一团泥巴和几根树枝  
我们也能乐此不疲地  
玩出别样的精彩

我们的童年  
无关各种素质班  
自由和快乐  
才是孩子们所愿

儿时看电影

不管是《地道战》《地雷战》  
还是《南征北战》  
即便是看了好多遍的电影  
我们还要继续看  
三五里很近,七八里不远  
揣上一块馍,喊上几个伙伴  
趁着暮色出发,顶着星光回家  
那时的夜美丽,那时的月明亮  
那时候我们的脚步轻快  
那时候我们的心情舒畅

那时候的电影情节简单  
坏人完蛋,我们欢呼  
好人受难,我们着急  
那时候的我们  
是一群容易激动的孩子  
在庸朴而苦涩的岁月  
刻骨地恨着  
单纯地爱着

## 又到“六一”

李书军

又到“六一”  
红领巾的笑容  
主宰  
一段特定的时光

我早已放飞  
一群群白鸽  
越过今天  
无数片广阔的心田

我没能准备  
一道丰盛的晚餐  
或许  
一口奶油蛋糕的滋味  
足够给明天  
一个甜甜的回忆

孩子  
月亮姐姐偷看过你的日记  
她说还要加油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停在窗台的小鸟  
只是笑而不语  
因为你的那道加减法  
小数点没对齐

太阳公公  
总想偷懒  
每天都被你们的读书声叫起  
而他却没有半点儿怨言  
依然笑眯眯

孩子  
又到“六一”  
父母的祝福  
在汗水里流淌  
老师的祝福  
在红对号中传递  
你们努力的脚印  
我早在日记里珍藏  
你们的进步  
就是我们共同的期许

## 随笔

## 湖的女儿

张颖

在荷花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来到了美丽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淮阳龙湖风景区。景区依托龙湖而建,有画卦台、白龟池、弦歌台等古迹。湖东西4.4公里,南北2.5公里,面积11平方公里,水域面积8000多亩。其规模可以与杭州西湖媲美,湖中有城,城中有湖。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风光旖旎的近万亩荷花。每年夏季,湖面密密麻麻地开满了荷花,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赏。

老王是船上的导游。听他讲,十多年前湖面可没有现在这样宽,湖边建有许多民居,还有众多饭店、旅馆,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内,湖水污染严重。后来,政府投入巨资加大湖区治理力度,沿湖住户搬迁、污染工厂关停,排水清淤。龙湖渐渐恢复了生机,水清了、草绿了、鱼多了,数十种鸟也来此栖息。又种植了荷,由于荷的生长速度极快,几年就占领了几乎整个湖面,每年荷花竞相开放时,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当地村民响应政府号召,自愿加入旅游公司,每年定期分红,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老王说,他女儿大学毕业,放弃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回家乡开办了一个旅游公司。女儿有一副好嗓子,有时为活跃气氛,还会登台为游人唱歌,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想坐船听她唱歌。

我随人群登上了游船。站在船上,放眼望去,烟波浩渺。水是湛蓝的,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再往前走,水变成了深绿色,前方涌现密密麻麻的荷叶,有的高高矗立,像一把把遮阳伞;有的浮在水面,互相簇拥着,浓情蜜意。划动的橹不时把水泼在荷叶上,玲珑剔透的水珠不停地滚动,像玛瑙,像珍珠。不知不觉间,小船来到了睡莲区,但见各种颜色的睡莲含芳吐蕊,婀娜多姿:有粉红色的、白色的和红白黄相间的。红的娇艳欲滴,似

晚霞,又像小姑娘脸上涂的胭脂;白的冰清玉洁,如冰雕,像少女披着洁白的轻纱;红白黄相间的,像彩虹,层层叠叠泛着丝绸一般的光泽。有的才露尖尖的花骨朵,有的已经蓓蕾初放。微风吹来,美丽的花瓣像少女舞动的裙摆。蜻蜓飞来飞去,跳着欢快的舞蹈,欢迎我们的到来。穿过棵棵睡莲,我们来到了大叶荷花区,荷叶高出水面近一米,或亭亭玉立,或三五叶片偎在一起,或躲在水下似露不露,如害羞的少女。我们看得如醉如痴,不觉把橹摇得水珠飞溅,惊得鱼儿跳出水面,像是举行欢迎我们的仪式,又像是想听听这湖的故事。

前面一道芦苇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老王介绍,这湖中间的一道芦苇墙是人工栽植的,为的是让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不远处有白鹭、野鸭、水雉和各种不知名的鸟,或在觅食,或在嬉戏。忽然,一阵歌声从对面飘来,时而清脆嘹亮,似冲锋号角,时而婉转悠扬,如绵绵丝竹之声,让人心旷神怡。老王说,这是他女儿的歌。我们正翘首以待,一条游船从芦苇空隙里驶来,船上一位少女正在挥动手臂放声歌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游船从我们的船边疾驶而过,两个船上的人相互打了招呼,那条船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而她的歌声还在空中回荡。

老王说,只要女儿高兴,在哪里工作他都同意,何况在家乡工作,不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也能经常见面,彼此还能相互照应。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到达湖岸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天边布满了晚霞,道道霞光从云缝里钻出来,把湖面涂抹成金黄色。要离开时,我忍不住转头望向湖面,仿佛看到一位少女在湖中招手。她生于此,长于此。她每天第一时间迎接晨曦,又在霞光中渐渐隐去。她就是湖的女儿。



麦收时节

孙红光 摄

## 随笔

## 月光洗心

飞鸟

走出写字楼,已经是晚上10点了。北京初夏的夜,微风缠绵着璀璨灯火,银白色的月亮正挂在写字楼角。月色溶溶,从路边舒朗的枝叶间飘洒下来,在人行道上,印出斑驳的影。

我走到丰台科技园地铁站入口处,站在台阶上抬头望月。深蓝的苍穹,没有一颗星,亏去一角的月亮,光洁美好,像白玉,像牛奶,像玉兰花瓣,像情人唇边的微笑……月光如纱笼罩着地铁站,使得入口处蓝色的铁栏杆闪闪发光,连地铁站指示牌银灰色的亮光也温柔了许多。我有多久没有让月光落进眼睛了?又有多久没有让月光洗去心头的疲累和迷惘,忧伤了?

年少时最喜欢明月夜。那时我十来岁,跟随母亲住在太康县园艺场家属院里。父亲在平顶山煤矿工作,一年里只有春节时回来几天。我不爱说话,喜欢独处,特别喜欢一个人看月亮。园艺场家属院南边是果园,应该有上千亩吧,家属院北边是大田地,种些冬小麦和玉米、大豆等。

大田地正中间,是个一亩多地的晒场。我时常一个人坐在晒场边几个石墩上看月亮,脑子里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遇到开心的事情,比如抓到一只小鸟,比如老师表扬我了,我

就跑到晒场去。我让皎洁的月光流遍全身,一句话也不说,但我知道月亮能看见我的欢喜。遇到悲伤的事情了,比如母亲责骂了我,比如老师批评了我,比如与同学发生了摩擦,我也跑到晒场去。皎洁的月光轻抚我的全身,我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但我知道月亮能懂得我的泪水。经过月光的洗礼,悲伤也好,欢喜也罢,最后都沉静下来了。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正仰望月亮,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小黑狗,毛茸茸的,圆球一样,在月光下像团黑影滚来滚去。于是,我在心里为小黑狗起了一个名字叫阿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望月亮的时候,阿月就蹲在我的脚边。我不说一句话,阿月也不发出一点声音。

父亲生病后,我从温州框架厂回家,开始务农。我种了十五亩地,五亩套种小麦和棉花,十亩种冬小麦和夏玉米。累,一种无望的疲累,时刻纠缠着我二十一岁的心。人瘦了,晒黑了,女朋友也离我而去。玉米出天星粉时,大旱,阳光又格外烈,宽长的玉米叶子打着卷儿。机井的抽水马达日夜不停歇,浇过的玉米地,玉米叶子马上就舒展,透出青翠的水灵。大家排队抗旱。到我时,是晚上。反正是漫灌,水管子放进地里,半

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才打着灯打那一次。

夜深,水哗哗响,风吹过,玉米叶也哗哗响,抽水机突突叫。我独自站在地头,感觉一阵一阵凉意,是一种从心底深处散发出来的凉,有着无力和迷茫。夜色和无尽的玉米根遮住了我的前方。我鼻子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想就这么度过一生,我向往另一种追逐梦想的生活,我的梦想是当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且还要成为一名作家。我无法舍弃自己的梦想,也无法抛开亲情……月亮这时候升起来了,群星很快显得黯淡,圆月的月亮越来越大、越来越白、越来越亮。我后悔没带一本书,如此月光,一定能看清书上的字。我想,群星一定在嘲笑月亮,它们肯定叽咕喳喳地说:“月亮,我们簇簇拥拥,多么热闹,你孤零零多么孤独啊。”我想,月亮一定会笑着回答:“正是孤独才让我如此美丽。”我笑了,泪水滑过脸庞。我伸展双臂,闭上眼睛,仰起头,面对月亮做出了飞翔的动作……

五六年后,我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走出来,有个机会来到北京。北漂时光如白驹过隙,忙忙碌碌,沉沉浮浮,转眼间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普通员工干到部门负责人,早出晚归,整天在写字楼银色格子间里,与各式

各样的书稿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北漂的日子里,有幸福有快乐有委屈有伤心有无奈有惊喜,脚印叠着脚印,日子摆着日子,再也没有心思看月亮。其实月亮一直都在,我却少有仰望了。内心慌慌张张,身影匆匆忙忙,目标任务,绩效考核,升职加薪,勾心斗角,欲望越来越多,精神越来越紧张,时常被焦虑、疲惫困扰得像掉进陷阱的狼……

这个加班后的深夜,我步行去地铁站,心忽然就被月光照亮了。月光如水,清洗着我坚硬和积满尘埃的心,慢慢地,心变得柔软了,清明澄澈……

从我站的位置望向月亮,它正好风铃一样挂在写字楼一角:月亮,挂在写字楼角;月亮,挂在写字楼角的月亮叮叮当当一阵一阵清脆的时光毛茸茸的楼影躁动一群灯火璀璨的窗一排排银色的工位像一个个巢窝无暇思乡是谁把月亮挂在了写字楼角目光来来往往时光叮叮当当

